

第十回 巧作合詩驕平子

詞曰：

風流情態驕心性，自負文章賢聖。涼涼蹣蹣成溪徑，害出千秋病。不知有物焉知佞，漫道文人無行。胡為柔弱胡為硬，蓋以才為命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平如衡在張寅園中飲酒，見張寅做詩不來，知是假才，心下怫然，遂拱手一徑去了。袁隱與張寅忙趕出來送他，不料他頭也不回，竟去遠了。袁隱恐怕張寅沒趣，因說道：「平子持才是有些，祇是酒後狂妄可厭。」張寅百分奉承，指望收羅平如衡。不期被平如衡看破行藏，便一味驕譏，全不為禮，弄得張寅一場掃興，祇得發話道：「我原不認得小畜生，祇因推石交兄之面，好意款他，怎做出這個模樣！真是不識抬舉。」袁隱道：「他自恃有才，往往如此得罪朋友，倒是小弟同行的不是了。」張寅道：「論才當以舉業為主，首把歪詩算甚麼才！若以詩當才，前日在晏府尊席上會見個姓宋的朋友，鬥酒百篇，十分有趣。小弟也祇在數日內要請他，吾兄有興可來一會，方知大家子不象這小家子裝腔作勢。」袁隱道：「有些高人，願得一見。」說完就作別了。按下張寅一場掃興不題。

卻說袁隱見平如衡回去了，祇得來回復燕白領。此時燕白領已等得不耐煩，忽見袁隱獨來，因問道：「平兄為何不來？」袁隱道：「已同來進城了，不期撞見張伯恭抵死要留進去小酌。平子持因聞他在第二，祇道他也有些才情，便歡然而飲。及到要做詩，見他一句做不出。便譏諒了幾句，竟飄然走了回去，弄得老張十分掃興沒趣。」燕白領大笑道：「掃得他好，掃得他好。他一字不通，倚著父親的聲勢考個第二，也算僥倖了，為何又要到詩人中來討苦喫。且問你，平子持怎生樣譏諒他？」袁隱就將題壁詩念與燕白領聽。燕白領聽了又大笑道：「妙得極。這等看起來，平子持實是有才，吾兄可速致之來，以慰飢渴。」袁隱應道：「明日準邀他來。」二人別了。

到了次日，袁隱果又步出城外來尋平如衡。往時，袁隱一來，平如衡便歡然而迎。今日袁隱在客座中坐了半日，平如衡竟高臥不出。袁隱知道其意，便高聲說道：「子持兄，有何不悅，不妨面言，為甚訑訑拒人？」平如衡聽見，方披衣出來道：「小弟雖貧，決不圖貴家鋪。兄再三說是才子，小弟方纔入去。誰知竟是糞土，使小弟錦心繡口因貪杯酒而置於糞土之中，可辱孰甚！」袁隱道：「昨日之飲，原非小弟本意，不過偶遇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雖然偶遇，兄就不該稱讚了。」袁隱笑道：「朋友家難道好當面說他不是！今日同兄訪燕白領，若是不通，便是小弟之罪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從來不輕身登富貴之堂。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」袁隱道：「燕白領方今才子，為何目以富貴？」平如衡道：「你昨日說張寅與燕白領數一數二，第二的如此，則第一的可想而知也。兄之見不能超出富貴之外，故往往為富貴人所惑。富貴人行徑，小弟知之最詳。大約富貴中人，沒個真才。不是倚父兄權勢，便借孔方之力向前。你見燕白領考個案首，便詫以為奇，焉知其不從夤緣中來哉！」袁隱道：「吾兄所論之富貴容或有之，但非所論於燕白領之富貴也。燕白領雖生於富貴之家，而毫無富貴之習，小弟知之最深。說也無用，吾兄一見便知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若知燕白領甚深，便看得我平如衡太淺了。我平如衡自洛入燕，又從燕歷齊魯而渡淮涉揚，以至於此，莫說目睹，便是耳中，也絕不聞有一才子。吾兄足跡不出境外，相知一張寅，便道張寅是才子；相處一燕白領，便說燕白領才子，何兄相遇才子之多乎。」袁隱道：「據兄所言，則是天下斷斷乎無一才人矣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怎說天下天才，祇是這些紈袴中哪能得有。」袁隱道：「紈袴中既無，卻是何處有？」

平如衡見問何處有，忽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這種道理，實是奇怪，難與兄言。就與兄言，兄也不信。」袁隱道：「有甚奇怪，說來小弟為何不信？」平如衡道：「鬚眉如戟的男子，小弟也不知見了多少，從不見一個出類奇才。前日在閔子祠遇見一個十二歲的女子，且莫說她的標致異常，祇看她題壁的那首詩，何等蘊藉風流，真令人想殺。天下有這等男子，我便日日跪拜他也是情願。那些富貴不通之人，吾兄萬萬不必來尋我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口裏唧唧噥噥的吟誦道：「祇因深信尼山語，磨不磷兮涅不緇。」

袁隱見他這般光景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子持兄著魔了。兄既不肯去，小弟如何強得。祇是兄這等愛才，咫尺間遇著才子，卻又抵死不肯相晤。異日有會時，方知小弟之著言不謬。小弟別了。」平如衡似聽不聽，見他說別，也祇答應一聲「請了。」

袁隱出來回去，一路上再四尋思，忽然有悟道：「我有主意。」遂一徑來見燕白領，將他不肯來見這段光景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燕白領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袁隱道：「我一路上已想有主意在此了。」燕白領問：「是何主意？」袁隱道：「他為人雖若癡癡，然愛才如命。祇有才之一字，可以動他。」因附燕白領之耳說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燕白領聽了微笑道：「便是這等行行看。」遂一面吩咐心腹人去打點不題。

卻說平如衡見袁隱去了，心下快活道：「我不是這等淡薄他，他還要在此纏擾哩。昨日被他誤了，今後切記不可輕登富貴之堂。寧可孤生獨死，若貪圖富貴，與這些紈袴交結，豈不令文人之品掃地。」自算得意，又獨酌一壺。又將冷絳雪題壁詩吟誦一回，方纔歇息。

到了次日傍午，祇見一個相好朋友叫做計成，來訪他。留坐閑敘。那計成忽問道：「連日袁石交曾來看兄嗎？」平如衡笑道：「來是來的，祇是來的可笑。」計成道：「有甚可笑？」平如衡遂將引他到張寅家去，題詩不出，昨日又要哄他去拜燕白領之事，說了一遍道：「這等沒品，豈不可笑。」計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樣沒品之人，專在富貴人家著腳。我聞知他今日又同一個假才子在遷柳莊聽鶯，說要題詩飲酒，繼金谷之遊。不知又做些甚麼哄騙愚人！」平如衡聞說遷柳莊鶯聲好聽，因問道：「不知去此有多許路？」計成道：「離此向南，不過三四里。兄若有興，我們也去走走。一來聽鶯，二來看老袁哄甚麼人在那裏裝腔。倘有虛假之處，就取笑他一場，倒也有趣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妙，妙！我們就去。」二人就挽著手兒，向南緩步而來，一路上說說笑笑。

不多時，便見一帶柳林，青青在望。原來這帶柳林約有里餘，也有疏處，也有密處。也有幾株近水，也有幾株依山。也有幾株拂石，也有幾株垂橋。最深茂處蓋了一座大亭子，供人遊賞。到春深時，鶯聲如織，時時有遊人來玩耍。也有鋪氍席地的，也有設桌柳下的。貴人官長方在亭子上擺酒。

這日，平如衡同計成走到樹下，早見有許多人各適其適，在那裏取樂。再走近亭子邊一看，祇見袁隱同著一個才子，正在亭中品茗。

對飲。上面又虛設著兩桌，若有待尊客未至的一般。席邊行酒都是美妓，又有六七個歌僮細吹細唱，十分快樂。平如衡遠遠定睛將那少年一看，祇見體如嶽立，眉若山橫。神清氣爽，澄澄如一泓秋水；骨媚聲和，飄飄如十里春風。心下暗驚道：「這少年與張寅那蠢貨，大不相同，倒像有幾分意思的。因藏身柳下，細細看他行動。祇見袁隱與那少年飲到半酣之際，那少年忽然詩興發作叫，家人取過筆硯，立起身走到亭中粉壁上題詩，那字寫得有碗口大小。平如衡遠遠望得分明，道：

千條細雨萬條煙，幕綠垂青不辨天。

喜得春風還識路，吹將鶯語到尊前。

平如衡看完，心下驚喜道：「筆墨風流，文人之作也！」正想不了，祇見一個美妓呈上一幅白綾，要那少年題詩。那少年略不推辭，拈起筆來，將那美妓看了兩眼便寫，寫完一笑投筆，又與袁隱去喫酒。

那個美妓拿了那幅綾子，因墨跡未乾，走到亭旁鋪在一張空桌上要晒乾。便有幾個閒人來看。平如衡也就挨到面前一看，祇見綾子上寫的是一首五言律詩，道：

可憐不世艷，嬌弄可憐心。

秋色畫兩黛，月痕垂一簪。

白墮梨花影，青拖楊柳陰。

情深不肯淺，欲語又沉吟。

平如衡看完，不覺失聲讚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真是才子。」袁隱與那少年微微聽見，祇做不知，轉呼盧豪飲。計成慌忙將平如衡扯了下來道：「兄不要高聲，倘被老袁聽見，豈不笑話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那少年不知是誰，做的詩委實清新俊逸，怎叫人按捺得定。」計成道：「子持兄，你一向眼睛高，怎見了這兩首詩便大驚小怪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小弟從不會裝假，好則便好，醜則便醜。這兩首詩果然可愛，卻怪我不得。」計成道：「這兩首詩，知他是假，是真，是舊作，是新題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俱是即景題情，怎麼是假是舊？」計成道：「這也未必，待我試他一試與兄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如何試他？」計成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

因有一個歌僮是計成認得的，等他唱完，便點點頭招他到面前說道：「我看那少年相公寫作甚好，我有一把扇子，你可拿去替我求他寫一首詩兒。」那歌僮道：「計相公要寫，可拿扇子來。」計成遂在袖中摸出一把白紙扇兒遞與那歌僮，因對平如衡說道：「須出一題目要他去求方妙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就是贈歌者吧！」計成還要吩咐，那歌僮早會意說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遂拿了扇子，走到那少年身邊說道：「小的有一把粗扇，要求相公賞賜一首詩兒。」那少年笑嘻嘻說道：「你也寫詩！卻要寫甚麼詩？」歌僮道：「小的以歌為名，求相公賞一首歌詩吧！」那少年又笑笑道：「這倒也好。」因將扇子展開，提起筆來就寫。就象做現成的一般，想也不略想一想。不上半盞茶時，早已寫完，付與歌僮。歌僮謝了，持將下來，悄悄掩到計成面前，將扇子送還道：「計相公，你看寫得好麼？」平如衡先接了去看，祇見上面寫著一首七言律詩，道：

破聲節促漫聲長，移得宮音悄換商。

幾字脆來牙欲冷，一聲松去舌生香。

細如嫩柳悠揚送，滑似新鶯婉轉將。

山水清音新入譜，遏雲舊調祇尋常。

平如衡看完，忍不住大聲對計成說道：我就說是個真才子，何如！不可當面錯過，須要會他一會。」計成道：「素不相識，怎好過去相會！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不難，待我叫老袁來說明，叫他去先說一聲。」計成道：「除非如此。」平如衡因走近亭子邊，高聲叫道：「老袁，老袁！」那老袁就象聾子一般，全不答應，祇與那少年高談闊論的喫酒。平如衡祇道他真沒聽見，祇得又走近一步叫道：「袁石交，我平如衡在此。」袁隱因篩了一大犀杯，放在桌上，低了頭祇是喫，幾乎連頭都浸入杯裏，哪裏還聽見有人叫。平如衡再叫得急了，他越喫得眼都閉了，竟伏著酒杯酣酣睡去。

平如衡還祇叫，計成見叫得不象樣，連扯他下來道：「太覺沒品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才子遇見才子，怎忍當面錯過！」叫袁隱不應，便急了，竟自走到席前，對著那少年舉舉手道：「長兄請了，小弟洛陽才子平如衡。」那少年坐著，身也不動，手也不舉，白著眼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洛陽才子平如衡。」那少年笑道：「我松江府不聞有甚麼平不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是洛陽人，兄或者不知，祇問老袁就知道了。」此時袁隱已伏在席上睡著了。那少年道：「我看你的意思是要喫酒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平如衡以才子自負，平生未遇奇才。今見兄縱橫翰墨，大有可觀，故欲一會，以展胸中所負，豈為杯酒。」那少年笑道：「據你這等說起來，你想是也曉得做兩句歪詩了。但我這裏做詩與那些山人詞客，慕虛名應故事的不同，須要有真才實學，如七步成詩的曹子建；醉草清平的李青蓮，方許登壇捉筆。我看你年雖少，祇怕出身寒賤，縱能揮寫也不免效寒島瘦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長兄若以寒賤視小弟，則小弟將無以紉袴慮仁兄乎！今說也無用，請教一篇，妍媸立辨矣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你既有膽氣要做詩，難道我倒沒膽氣考你。但是你我初遇，不知深淺。做詩須要有罰例，今袁石交又醉了，誰為證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有個朋友同來，就是兄松江人，何不邀他作證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

計成聽見便自走到席邊說道：「二兄既有興分韻較勝，小弟願司旗鼓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既要作詩，便沒個不飲酒的道理。兄雖不為杯酒而來，也須少潤枯腸。」便將手一拱，邀二人坐下，左右送上酒來。

平如衡喫不得三五杯，便說道：「小弟詩興勃勃，乞兄速速命題。再遲一刻，小弟的十指俱欲化龍飛去矣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我欲單單考你，祇道我驕賢慢客；欲與你分韻各作，又恐怕難於較量美惡。莫若與你聯句，如一句成，著美人奉酒一觴，命歌僮歌一小曲。歌完酒乾，接詠要成。如接韻不成，立罰飲三大杯。如成，奉酒歌曲如前。如遇精工警拔之句，大家共慶一觴。如詩成全篇不佳，當用黑墨塗面，叫人拭出。那時莫怪小弟輕薄，兄須要細細商量。有膽氣便做，沒膽氣便請回，莫要到臨時懊悔。」平如衡聽了大笑道：「妙得緊，妙得緊。小弟從不曾搽過花臉，今日搽一個玩玩，倒也有趣。祇怕天下不容易有此魁星之筆，快請出題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何必另尋，今日遷柳莊聽鶯，便是題目了。」因命取過一幅長綾，橫鋪在一張長桌上，令美人磨墨捧硯伺候。燕白領立起身，提起筆說道：「小弟得罪，起韻了。」遂寫下題目，先起一句道：

春日遷柳莊聽鶯

春還天上雨煙和，

燕白領寫完，放筆坐下，美人遂捧酒一觴，歌僮便笙簫唱曲。曲完，平如衡起身提筆，續寫兩句道：



無數長條著地拖。幾日綠陰添嫩色，

平如衡寫完，也放筆入座。燕白頷看了，點點頭道：「也通，也通。」就叫美人奉酒，歌僮唱曲。曲完，隨又起身題二句道：一時黃鳥佔喬柯。飛來如得青雲路，

平如衡在旁看見，也不等燕白頷放筆入座，便讚道：「好一個『飛來如得青雲路』。」燕白頷欣然道：「平兄，平兄，祇要你對得這一句來，便算你一個才子了。」說完，正在喫酒唱曲，平如衡攔住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待我對了，一同喫吧。」遂拿起筆，如飛的寫了兩句道：

聽去疑聞紅雪歌。裊裊風前張翠幕，

燕白頷看了，拍掌大喜道：「以『紅雪』對『青雲』，真匪夷所思。奇才也，奇才也！」美人同捧上三杯酒來共慶。計成因問道：「『青雲路』從『柳間黃鳥路』句中化出，小弟還想得來。但不知『紅雪歌』出於何典？」燕白頷笑道：「紅兒、雲兒，古之善歌女子。平兄借假對真，詩人之妙，非兄所知也。」說完，隨又提筆題二句道：

交交枝上度金梭。從朝啼暮聲誰巧，

平如衡道：「誰耐煩起落，索性題完了喫酒吧。」燕白頷笑笑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平如衡便又寫二句道：

自北垂南影孰多。幾縷依稀迷漢苑，

燕白頷又題二句道：

一聲仿佛憶秦娥。但容韻逸持相聽，

平如衡又題二句道：

不許粗豪走馬過。嬌滑如珠生舌底，

燕白頷又題二句道：

柔長如線結眉窩。濃光快目真生受，

平如衡又題二句道：

難語消魂若死何。顧影卻疑聲斷續，

燕白頷又題二句道：

聞聲還認影婆娑。相將何以酬今日，

平如衡收一句道：

倒盡尊前金盞籬。

二人題罷，俱歡然大笑。燕白頷方整衣，重新與平如衡講禮道：「久聞吾兄大名，果然名下無虛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今日既成文字相知，高姓大名，祇得要請教了。」那少年微笑道：「小弟不通姓名罷！」平如衡道：「知己既逢，豈有不通姓名之理！」那少年又笑道：「通了姓名，又恐怕為兄所輕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長兄高才如此，無論富貴便是寒賤，也不敢相輕。」那少年笑道：「吾兄說過不相輕，弟祇得直告了。小弟不是別人，便是袁石交所說的燕白頷。」平如衡聽了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燕兄，久仰！久仰！」又打了一恭致敬。

平如衡正打恭，忽見袁隱睜開眼，立起來扯著他亂嚷道：「老平好沒志氣！你前日笑燕紫侯紈袴無才，又說他考第一是貴緣，又說弟祇認得燕紫侯作才子，千邀你一會也不肯來，萬叫你一會也不肯往。今日又無人來請你，你為何自家捱將來，與我袁石交一般的奉承。」平如衡大笑道：「我被張寅誤了。祇道燕兄也是一流人，故爾狂言，不知紫侯兄乃天下才也。小弟狂妄之罪，固所不免，但小弟之罪實又石交兄之罪也。」袁隱一發亂嚷道：「怎麼倒說是我之罪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若不是兄引我見張寅一阻，此時會燕兄久矣。袁隱反大笑起來道：「兄畢竟是個才子，前日是那等說來，今日又是這等說去，文機可謂圓熟矣。」說罷，大家一齊笑將起來。燕白頷道：「不消閑講，請坐了吧。」遂叫左右將殘席撤去，把留下的正席擺開。

平如衡看見，忙起身辭謝道：「今日既幸識荊，少不得還要登堂奉謁，且請別過。」燕白頷一手攔住道：「不容易請兄到此，為何薄敬未申，就要別去？」平如衡道：「不是小弟定要別去，兄有盛設，必有尊客。小弟不速之客，恐不穩便，故先告辭。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兄道小弟今日有尊客麼？請試猜一猜，尊客是誰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吾兄交遊遍於天下，小弟如何猜得差。」袁隱笑說道：「小弟代猜吧。我猜尊客就是平子持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石交休得相戲，果然是誰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實實就是台兄。」平如衡驚道：「長兄盛席，先設於此，小弟後來，怎麼說是小弟？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待小弟直說了吧。小弟自聞石交道及長兄高才，小弟寤寐不忘，急欲一晤。不期兄疑小弟不才，執意不肯見過。小弟與石交再四商量，石交道兄避富如仇，愛才如命，故不得已，薄治一尊於此，託計兄作漁父之引，聊題鄙句，傾動長兄。不意果蒙青服，遂不惜下交。方纔石交佯作醉容，小弟故為唐突，皆與兄遊戲耳。一段真誠，已託杯酒，尊客非子持兄，再有何人？」

平如衡聽了，如夢初醒道：「這一段愛才高誼，求之古昔，亦難其人。不意紫侯兄直加於小弟，高誼又在古人之上矣。」因顧袁隱說道：「不獨紫侯兄高情不可及，即仁兄為朋友周旋一段高情，也不及。」袁隱笑道：「甚麼高情不可及，這叫作請將不如激將。」平如衡又對計成說道：「燕兄既有此高誼，吾兄何不直言？又費許多婉轉。」計成道：「若直說破，兄不肯來了。」大家鼓掌稱快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方重新送酒遜席，笙歌吹唱而飲。二人才情既相敬重，義氣又甚感激，彼此歡然。又有袁隱獻媚，計成韻趣，四人直飲到沉酣，方纔起身。忽見張寅同一個朋友興興頭頭的走上亭子來。祇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君子流不盡芳香，小人獻不了遺醜。

不知大家相會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